

第 一 编

征服前夕的美洲

第 1 章

1519 年前的中部美洲

一部拉丁美洲历史的最初几个篇章应是叙述其居民同欧洲人首次接触之前的情况，就中部美洲 (MESOAMERICA)^① 而言更是如此。同地处安第斯山脉中段的厄瓜多尔、秘鲁和玻利维亚一样，墨西哥、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以及在较小程度上，连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等国在内，都深深扎根在前哥伦布时期各自的文化中。本章的目的在于：首先，概括出墨西哥人（阿兹特克人）在墨西哥谷地定居前（1325 年左右）中部美洲各民族的发展及其高度文化；其次，对墨西哥人（阿兹特克人）鼎盛时期（14 至 15 世纪）政治、社会与经济组织的主要特征及其在艺术与智力方面取得的成就作一番研究；第三，对欧洲人入侵前夕（1519 年）中部美洲的主要情况提出总的看法。

中部美洲（面积为 35 万平方英里）位于南、北美洲坚固的地块之间，具有明显的地峡特点，有几个突出的地理特征，例如沿

^① 70 余年前一些德国学者，特别是爱德华·泽勒（1849—1922 年）首次使用了中部美洲一词，意指墨西哥中部、南部以及与之毗邻的中美洲北部各国本地文化高度发达的地区。许多年后，1943 年保罗·基希霍夫在《中部美洲：它的地理范围、种族构成与文化特征》，人类学史料汇编，1（国立人类学学校 墨西哥，1943 年）第 92-107 页，将注意力集中在他所谓的中部美洲的地理范围内。中部美洲不只是个地理名词，它还涉及本地高度发达的文化与文明在不同时期以各种形式得到发展与传播的地区。1519 年欧洲人入侵时，中部美洲的北部边界是：西北濒锡那罗亚河，东北为中帕努科河，而其中北部并未越出莱尔马河流域；南部边界是莫塔瓜河，它流入加勒比海的洪都拉斯湾，尼加拉瓜湖南岸和哥斯达黎加的尼科亚半岛。

太平洋有特万特佩克湾和丰塞卡湾，傍加勒比海有尤卡坦半岛和洪都拉斯湾。这个高度文化发达的地区所展示的地理和生态方面的多样化，可能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面积与之相仿的地区。该地区地质的发展与变化情况复杂。尤为突出的是近期的造山与火山活动，包括两个火山轴向的形成（一个沿墨西哥河谷南部边界自东而西；另一处则为西北、东南走向，穿越墨西哥和中美洲），对一些独特的自然区域的形成发挥了重大作用。虽然中部美洲地处热带，但由于其复杂的地势起伏，多种多样的地形、土壤和排水系统，加上洋流与风向的影响因而产生了多样化的气候、植被和动物生活。这种差异性在江河流域非常明显，诸如在帕努科河，夸察夸尔科斯河，格里哈尔瓦河，乌苏马辛塔河，翁多河，莫塔瓜河，莱尔马—圣地亚哥河和巴尔萨斯河一带，以及墨西哥各地的湖泊区或米却肯的帕茨夸罗等地。中部美洲一些最重大的文化变革发生在这些区域并非没有其重要性。中部美洲真正的热带分区包括灌溉良好的韦拉克鲁斯和塔瓦斯科低地；灌木丛生的尤卡坦半岛；中美洲的加勒比雨林区；墨西哥南部和中部的太平洋沿岸平原（恰帕斯，瓦哈卡，格雷罗，米却肯，科利马）以及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等国的太平洋沿岸平原，还有尼科亚半岛与哥斯达黎加的瓦纳卡兹特省。主要的高原分区——山脉（中美洲高原，南马德雷山脉，部分东西马德雷山脉和横切的火山轴向）和南部与中部两大高原——虽在热带，但就其气候与植被而言却属温带。位于中部高原和今日墨美边境之间的中部美洲以北的广大地区其生态却迥然不同，而且在许多方面与北美洲大沙漠相似。其植被一般仅限于各种仙人掌科和一些灌木丛、丝兰属植物，间或在溪流附近出现牧豆树属植物。中部美洲高度发达的文化不时以一种被削弱的形式向北部高原的一些分区渗透扩散（例如在萨卡特卡斯州的拉克马达和卡尔奇维特斯）。然而总的来说，干燥的北方始终是凶悍的奇奇梅克人的久居之地。他们曾几度威胁过中部美洲北部的居民点。

中部美洲的早期文化

遥远的美洲史前史约始于公元前 35000 年，当时人们显然是经由白令海峡首先进入大陆的。有某种证据说明公元前 20000 年左右，在今日的墨西哥可能有人类存在。然而，距墨西哥城东北约 25 英里的特佩斯潘所发现的最古老的人类遗骸其年代被确定为不早于公元前 9000 年。在一段漫长的时间里，只有食物采集者和猎手们居住在这块土地上。或许又经过三四千年，约在公元前 5000 年，中部美洲才开始那种最终发展成为农业的生产过程。在塔毛利帕斯山境内各种洞穴中以及在普埃布拉的科兹卡特兰的发现表明，过去的采集者是如何逐渐开始栽培瓜类、辣椒、豆类和谷物的。此后很晚，约在公元前 2300 年，陶器生产才起步。农民和陶器生产者的村落开始遍及墨西哥中部和南部各地以及中美洲。其中周围环境较好的村落，诸如在溪流两岸或近海处，人口率先增长。分布在如此辽阔的土地上的村民，在种族和语言方面往往存在差异。不久，其中有一部分村民就特别引人注目。考古证明约自公元前 1300 年起，在墨西哥湾附近韦拉克鲁斯南部和毗邻的塔瓦斯科州有一个地区开始出现一系列异乎寻常的变化。自前哥伦布时期起，那个地区就被称作“橡胶地”^① 奥尔梅克人的土地。

在奥尔梅克人居住的一些中心区，例如特雷斯萨波特斯，拉文塔，圣洛伦索等地出土的文物，揭示出文化上的巨变。拉文塔这个最大的中心区建造在海拔数英尺高的一座小岛上的沼泽地带，靠近托纳拉河流入墨西哥湾前 10 英里处。那里出土了许多巨石雕像（有些高达 10 英尺）和石碑，尽管石头产地远在 40 英里开外。

同其他奥尔梅克遗址一样，拉文塔开始出现某种原始的城市

^① “The Rubber Land”，即 Olman。——译者

化进程。居住在拉文塔附近务农的村民们，除了人口增长外，很可能还受到种种因素的激励而改变其原有的谋生方式。从他们的成就中可预见到他们在社会、经济、文化和宗教组织等方面的变化。

就我们所知，是奥尔梅克人首先在中部美洲兴建起大型综合性建筑群，主要用于宗教目的。拉文塔中心设计巧妙。那里有涂抹着厚层灰泥的金字塔，长形和圆形的护堤，石雕祭坛，大型石盒，成行的玄武岩圆柱，坟穴，石棺，石碑（柱），巨大的玄武岩头形以及其他较小的雕像。大型广场的存在似乎说明宗教仪式是在露天举行的。在宗教建筑物前空地上的一种古代铺石路下面，发现了以绿色马赛克镶嵌而成的美洲豹假面具。或许它们是用作供品，因而上面覆盖了泥土和土砖。此外，能被我们称为艺术品的还有许多玉片、小人、项链，以及用磨光的石英、黑曜岩和水晶等雕刻的物件和蛇形物。从中可推测出劳动分工的情况。一方面有许多人继续从事农业和其他维持生计的活动，另一方面则有一些人专门致力于各种不同的工艺美术创作，为集体提供防御、经商、敬神的用品，他们管理着国家。这项工作可能归宗教领袖负责。

奥尔梅克人崇拜一位无所不在的美洲豹神。与后来成为中部美洲雨神象征有关的那些成分可能来源于美洲豹神的假面具。石柱和其它纪念碑上表现出各种奇异的飞禽，往往与美洲豹、蛇或人有关。业已发现的陪葬品证明他们崇拜死者，相信来世。或许应把中部美洲的历法与文字起源同居住在墨西哥湾沿岸的奥尔梅克人联系在一起，尽管这些成就的最早遗迹是在瓦哈卡州（在奥尔梅克人影响所及的一些地方）重见光明的。

这一切以及奥尔梅克文化对不同地方的早期渗透（有的地方远离起源中心），似乎都证实了一种高层次母体文化的特点。奥尔梅克人的影响很可能通过贸易，也可能是由某种“传教士”在宗教上的推动而得以传播；在墨西哥湾附近地区、中部高原、瓦哈

卡州、玛雅人之地以及墨西哥西部（格雷罗和米却肯）等地的许多遗址，这种影响都显而易见。这种文化是中部美洲古典时期文化的先驱。

奥尔梅克人在文化方面的非凡创新并非不存在众所周知的缺陷，中部美洲各民族的发展曾不断受其影响：1. 轮子从未被有效地加以使用，随之产生了许多后果，例如在运输业和制陶业方面；2. 直到公元 950 年左右，才有一种简单的冶金术，而且是从安第斯山一带经由中美洲传入的；3. 没有可供驯养的动物：无牛也无马，除火鸡（供食用）外，只有无毛的墨西哥狗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以及死后与之作伴。它们作为殉葬品陪伴主人进入死者的国度。

然而，这些缺陷和其他限制对中部美洲各部落的进一步发展并非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公元前 600 年左右，特拉蒂尔科，萨卡坦科以及在数世纪后成为墨西哥城的那个地方附近开始感受到奥尔梅克文化的影响。中部美洲中部和南部的其他地区出现了类似的进程。农业向前发展而且品种多样化；其中棉花的培植获得成功。村庄扩大了并出现较大的中心。

特奥蒂瓦坎，“诸神之都”，是中部高原古典文化登峰造极的最佳例证。近期考古研究不仅揭示出那里有一个大的礼仪中心，而且还包括与城市这个概念相关的一切事物。这座城并非拔地而起。它是数代祭司和建筑师化费了几个世纪的时间对于可能是原先想建立的一个永久性实体进行规划、实践、修改、扩大和充实的结果。除了两座大金字塔和克特萨尔科阿特尔神庙外，还发现了其他围墙、宫殿、学校和不同类型的建筑物。村民居住的大片郊区环绕着结合较紧密的宗教与行政中心。林荫大道和街道都铺了路面，还有设计周到的排水系统。金字塔、庙宇、宫殿以及大多数统治者或贵族的宅邸都饰以壁画，绘有诸神，奇异的飞禽、蛇、美洲豹和各类植物。

特奥蒂瓦坎在其鼎盛时期（公元 5 或 6 世纪左右），方圆约 20 平方公里，居民至少达 50000 人，可能被视为其社会——经济结构

的某些特征有：地位随分工不同而异，军队卓有成效；农业实行广种；贸易井井有条；商人远走他乡。在各偏远地方，在瓦哈卡，恰帕斯甚至危地马拉高地特奥蒂瓦坎的许多残余影响似乎表明它曾是个大王国的中心，或是一个由不同民族组成的联盟的中心。统治阶级中有许多人可能操纳瓦特尔语，这是一种古老的纳瓦特尔语。数世纪后，纳瓦特尔语成为阿兹特克人的官方语言。

其他操纳瓦特语的民族后来也祈求受特奥蒂瓦坎人崇拜的几位神的保佑，计有水神夫妇——特拉洛克和查尔丘特里奎；羽蛇神——克特萨尔科亚特尔；火神——休特库特利；花神王子——霍奇皮利。如同其他制度一样，盛开在特奥蒂瓦坎的艺术之花也以各种形式影响中部美洲的其他民族。

类似特奥蒂瓦坎的发展，中部美洲其他分区也出现了文明事物。一个很早的例子是瓦哈卡中部的阿尔万山遗址。其起源可追溯到公元 600 年左右。在那里，除了建于山顶的宗教中心外，山坡上看到的众多建筑物说明那里曾有过相当大的城市居民点。各种碑文上出现的形式较复杂的文字中，有日期、地名以及其他象形文字，证明了萨波特克人的高度文化水平。他们修建了阿尔万山，统治着今日瓦哈卡的其他许多部落。

玛雅人住在尤卡坦半岛，墨西哥的塔瓦斯科州和恰帕斯州的低地和高地，危地马拉、伯利兹以及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的部分地区。从考古中我们得知整个古典时期，50 余处相当重要的玛雅中心都有人居住。其中一些非常著名的中心是危地马拉的蒂卡尔、瓦哈克通、彼德拉斯、内格拉斯和奥伊里瓜；洪都拉斯的科潘；伯利兹的纳库姆；恰帕斯州的亚斯奇兰、帕伦克和博南帕克；尤卡坦半岛上的齐维尔查尔通、科瓦、拉夫纳、卡瓦赫以及早期的乌斯马尔和奇陈伊查。

关于一些玛雅中心的城市性质问题存在争论。如今人们一般公认在江河两岸，如乌苏马辛塔河附近，或一般在稠密的热带森林区内建立的居民点，不仅有圣坛和宗教领袖的宫殿，也有居民

住宅区。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有些城市中心似乎结成了各种“联盟”或“王国”。在古典时期的玛雅社会同时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阶层：普通百姓或称平民（大都专门务农和从事种种个人劳务）；统治集团，由统治者、僧侣和高级武士组成。非凡的艺术品应归功于僧侣和圣人，如梁托拱顶，雕像，特别是以浮雕与壁画为其特色的建筑，例如恰帕斯州的博南帕克的一些著名建筑都令人注目。写在石碑、楼梯、横梁、绘画、陶器和书籍上的象形字经文，或古抄本都证实玛雅僧侣和圣贤具有极其深奥莫测的高度文化。我们也知道古典时期的玛雅人使用各种极为精确的历法。他们还有“0”的概念和符号，这或许是从奥尔梅克人那里继承来的，比印度人早了数百年。凡能完全破译玛雅文字的人就会发现一整套概念与符号，即玛雅体系的核心。目前我们至少可以断言，玛雅人使古典时期的中部美洲文化达到顶峰并成为推动事物进一步发展的源头。

总的说来，对玛雅人、萨波特克人、特奥蒂瓦坎人，对那些孕育了古典时期文明的人的遭遇作出的解释还仅仅是些假设。在7至10世纪间那些辉煌的古代城市的衰亡，其形式可能有多种多样。从考古获得的证明看来，特奥蒂瓦坎城似乎是突然之间土崩瓦解的。难道就象尚存的断垣残壁、栋梁和片片残木所表明的那样，城市是被火烧毁的？抑或是毁于外部力量？或许他们由于意识到城市已开始衰落而决心将河谷的这片沃土占为己有？抑或是内部政治或宗教斗争的结果导致城市的毁灭？还是较为简单地如有些作者所认定的那样，城市被抛弃是受到因树木遭砍伐，湖水变干枯而气候发生变化的影响，即自然演变的结果？还是出于人们本身的所作所为？

公元650年左右当特奥蒂瓦坎城似乎突然消失时，我们知道阿尔万山上的萨波特克城却进入一个漫长的衰退期后才最终被抛弃。一些玛雅中心的情况则似乎是当僧侣们不再树立石碑时就出现了

不可逆转的时刻。随后可能又过了一段时间，一些旧城开始渐渐被遗弃。并无迹象表明有来自外界的袭击或是被火烧毁。这些中心就这么被丢弃了，居民们另觅安身之处。因此难以证明这种现象是由一种总的气候巨变、农业崩溃或传染病普遍流行所造成。

对揣测姑且不论，事实依然是在公元 650 到 950 年间，中部美洲的古典文化突然消声匿迹了。但是荒芜凄凉并不意味着新大陆的这部分地区高度文化的死亡。我们现在知道其他民族继承和发展了古典时期的许多成就，而且有的值得一提。因为他们对居住在中部美洲的许多居民的文化演变产生了影响。有不少成就在西班牙征服中幸存下来，并且仍然是墨西哥与中美洲许多人的文化组成部分。

古典时期遗产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城市化。例如，不具备结合紧密的宗教与政治核心，就不可能建立市镇。庙宇和宫殿周围是空地。宗教领袖们关心传统与正规的学习，市镇内各个区必须建立公有的学校。另一个重要机构是市场，它不仅是进行贸易，也是人们聚会的场所。普通百姓的住宅非常分散，在市镇中心的四周形成广阔的郊区。多数居民除了自己的平房，还拥有小片土地可种蔬菜。中部美洲人喜爱各种植物。因此，他们的许多市镇从远处望去，就象是由小树林与花园组合而成；到处可见茅草覆盖的屋顶，色彩鲜明的庙宇和宫殿耸立在周围的翠绿丛中。这种形式的城市化仍是中部美洲的特点。迎接征服者的是一个非凡的样板，阿兹特克人的首府，墨西哥——特诺奇提特兰。

我们后来发现古典时期对艺术领域如同对城市生活模式一样具有强大的影响；在基本信仰与崇拜形式方面情况也是如此。后古典时期^①（公元 950—1519 年）各个不同部落有着相仿，有时甚

^① 考古学家通常把中部美洲文化发展的历史划分为不同时期：（1）形成时期（公元前 1500—公元 300 年）；（2）古典时期（公元 300—950 年）；（3）后古典时期（公元 950—1519 年）。——译者

至是一模一样的神话、礼节和神明；对此可以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是，这可能由于他们来源相同，都是古典时期遗产的一部分。属于同一遗产的其他文化成分是历法、象形文字、天文学与占星术、世界观、社会—经济、政治与宗教组织的基本形式，市场体制和遍及远方的贸易等。

在受益于这种文化遗产的民族中，有些民族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已经行使了很大的权力。在特奥蒂瓦坎人统治范围以外的北方也有许多部落，其中有些已从事有限的农业生产，例如在墨西哥西北部有今日的科拉人，惠乔尔人，特佩瓦人，卡伊塔人以及皮马人等。在他们居住的地区以外又有更多的部落。这些部落中，有些特别原始，例如属于奥坎语系的部落，但其他的则水平较高，例如在今日的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部分地区的所谓普埃布洛印第安人。

考古表明特奥蒂瓦坎人对其中的一些部落至少已间接地产生了某些影响。对普埃布洛印第安人而言似乎更是如此，他们是墨西哥以北广大地区最先进的部落。还有证据说明存在一些在文化上，或许连政治上也与特奥蒂瓦坎人有关的部落。他们作为前哨在北方定居以保卫边界不受那些统称为奇奇梅卡人的，以采集与狩猎为生的野蛮的半游牧民族的入侵。

那些后来被称为托尔特卡的人应包括在作为前哨的居民之列。当他们获悉特奥蒂瓦坎城土崩瓦解时，显然决心“东山再起”，如当地文本所说的那样，返回他们的文化发源地，即是墨西哥中部。各种记事都叙及他们到达仍由特奥蒂瓦坎出身的人居住的小城镇之前的到处流浪的情景。托尔特卡人最终定居于图拉，距今墨西哥城以北约 50 英里。图拉或称托扬，实指都市之意；那正是托尔特卡人所要兴建的。

托尔特卡族历史上的一位中心人物是著名的克特萨尔科阿特尔，类似文化英雄。他的名字源自羽蛇神的名字。此神自特奥蒂瓦坎人时代起就受到崇拜。无数当地书籍及纳瓦特尔语文本都

述及他那非凡的出生、生活和业绩。据说，克特萨尔科阿特尔年轻时，隐退到瓦帕尔卡尔科——特奥蒂瓦坎人原来的一个居民点去专心沉思冥想。在那里，托尔特卡人奉他为统治者和大祭司；建起宫殿和庙宇；许多城镇和民族接受克特萨尔科阿特尔（神及其祭司）的统治。促使托尔特卡人黄金时代结束以及图拉在公元 1150 年左右最终覆灭的原因尚不完全清楚。然而，托尔特卡人的毁灭却意味他们的文化向外扩散以及他们在远方各民族间渗透。托尔特卡人的存在犹如瓦哈卡的米斯特卡人以及尤卡坦和危地马拉的玛雅人一样已被载入史册。

瓦哈卡谷地的萨波特克人在文化和政治上衰退之后为米斯特卡人所取代。我们可将新市镇如蒂兰顿戈和特奥萨夸科等的兴建，以及萨波特克人的一些著名的城市和堡垒的部分重建归功于他们。米斯特卡人还有艺术特长，特别是当金匠。金，银，铜以及（在某种程度上）锡等金属制品约在公元 950 年传入中部美洲。米斯特卡人也以其历史著作而闻名——有少数尚流传下来，使我们看到远至公元 692 年时的史料。

玛雅人并未恢复其往日的盛况。然而有几个小的王国——危地马拉高地的基切和卡克奇克尔，尤卡坦半岛的乌斯马尔和奇陈伊查，玛亚潘和图卢姆——表现出某些繁荣的迹象。对此作出贡献的是来到尤卡坦和危地马拉的一些托尔特卡族出身的部落。进入危地马拉的是古库马兹——克特萨尔科阿特尔的基切语和卡克奇克尔语的译名——的追随者。入侵尤卡坦的响导是库库尔坎与前者有相同的涵意。这些新的克特萨尔科阿特尔其军事倾向大于宗教倾向。在危地马拉——按基切人的圣书记载——古库马兹及其追随者将自己强加于玛雅人，从而产生了一种不同民族与文化

墨西哥学者阿方索·卡索在其死后发表的一部作品中对几部米斯特卡人的著作进行了分析。这些著作中有许多统治者和贵族的传记（公元 692—1515 年），《米斯特卡人的国王与王国》，两卷（墨西哥，1977—1978），第 11 页。

的新的混合体。危地马拉人在不同程度上被托尔特卡化了。在尤卡坦发生了十分类似的情况，创立了所谓的玛亚潘联盟。包括玛亚潘镇，奇陈伊查和乌斯马尔。在那里托尔特卡人的影响非常强大，以致于在后古典时期，奇陈伊查的金字塔和其他庙宇、宫殿都仿照图拉城中的同类建筑。不过，来自墨西哥中部高原的新文化没有给玛雅世界带来新的生机。玛雅文化走向衰落。至西班牙征服时期，危地马拉和尤卡坦先后于 1525 年和 1546 年被征服。

如同早些时特奥蒂瓦坎的崩溃那样，图拉的被彻底抛弃有助于中部美洲北部边境以外的部落进入墨西哥谷地。这时，首先深入曾属托尔特卡人版图的是未开化的奇奇梅卡人。各种不同的当地文本描绘了所发生的事。奇奇梅卡人在占领这片土地的过程中，所遇留居的托尔特卡家族和部落人的态度，最初极不友好。但情况逐渐好转，不同的原始资料^①充分证明他们开始了同化。食物采集者和狩猎者开始在原来的托尔特卡城镇附近落户，奇奇梅卡人在政治和军事上统治了这片土地。然而，托尔特卡人的高层次文化对奇奇梅卡人产生极深远的影响。后者最初虽不乐意，后来却逐渐地接受了农业、城市生活，接受了托尔特卡人的宗教，历法与文字艺术。

于是到 13 世纪末，墨西哥中部出现了新的国家或酋长国。有些是由于托尔特卡人甚至特奥蒂瓦坎人的城镇出现某种复兴的结果。其余则纯系新的实体，融合了奇奇梅卡人和托尔特卡人的文化。这就是其他部落从北方来到时，墨西哥谷地及其周围的情况。这时新来的人并不操未开化的奇奇梅卡人的语言，而操纳瓦特尔语；托尔特卡人和许多特奥蒂瓦坎人都操这种语言。各个纳瓦特兰部落——所谓“七部落”——在文化的某些方面，都同早些时候居住在中部美洲边境北部前哨的那些托尔特卡人相似。他们流

见 米 格 尔 · 莱 昂 - 波 尔 蒂 利 亚 的 《 霍 托 特 尔 的 奇 奇 梅 卡 人 的 文 化 适 应 》， 载 《 纳 瓦 特 尔 文 化 研 究 》 （ 墨 西 哥 国 立 大 学 ， 1968 ）， VII ， 第 59—86 页 。

传下来的一些文本，例如特拉斯卡兰人和墨西卡人（阿兹特克）的文本往往重复道：“我们正从北方归来，我们正回到过去一贯居住的地方。”

阿兹特克人的渗透，或是如人们经常述说的他们的“朝圣”，不得不克服重重障碍。面对众多艰难、迫害、袭击……，他们最后来到特诺奇蒂特兰岛，定居在遍及墨西哥谷地大部分地区的湖泊之间。根据各种原始资料的记载，这是发生在 1325 年。

墨西卡人（阿兹特克人）

墨西卡人在政治与文化上发展到顶峰时（简言之，约在欧洲人与其接触前的最后 60 年），其成就之一是塑造出一个表明其自身起源、发展与特点的形象。约在 1430 年他们的统治者伊特斯科阿特尔下令焚毁古书，有编年史也有宗教书籍。其理由是：“没有必要让全体平民了解这些作品。因为其中有许多谬误，会破坏政府的声誉，而这只会使巫术在国内得到传播。”^①取而代之的是逐渐形成一种新的传说并强制人们接受；此传说描述了一个有关过去的形象，它能符合正在迅速扩大其统治的集团的需要和理想。查阅出自墨西卡人的资料后，我们可使其权贵塑造的新形象得以再现。

墨西卡人声称阿兹特兰—奇科莫兹托克是他们的发祥地。对于在那里他们必须忍受的那种生活，他们并不讳言。他们的描述表明在阿兹特兰（总之在他们进驻墨西哥谷地之前），他们具有许多中部美洲文化的特征（考古证实了这种说法）。在发祥地，他们从属于一个统治集团，这是个重要因素。他们称该集团是阿兹特兰—奇科莫兹托克的统治者（*tlatoque*）和贵族（*pipiltin*）；把自己说成是平民，带有“农奴”的含义（*macehualtin*），不得不为当

见《马德里古抄本》，编者：A·M·加里拜与 M·莱昂—波尔蒂利亚（四卷，墨西哥，1958—1969），对开纸 192 宗。

地的统治者工作和向其进贡。

他们离开阿兹特兰——奇科莫兹托克和他们从前的统治者是由于感到厌倦。他们的祭司——维济洛波奇特利曾告诉他们，他们的神特查维特尔·特奥特尔（冒烟的镜子、特兹卡特利波卡的一种表现形式）已为他们找到一个享有特权的地方；目的在于把“他的人民”从被征服中解放出来并使他们繁荣昌盛。这位神曾宣布“在那里（希望之乡）我会使你们成为该地全体居民的统治者和贵族……你们的平民百姓将向你们进贡”^①。尽管听上去这个说法可能过于简单，但墨西卡人书中的叙述和绘画都谈到，该预言如何逐步得到应验。为神代言的祭司本身也被奉若神明。维济洛波奇特利和特兹卡特利波卡的特征在传统的形象中表现出惊人地相似。例如在波旁古抄本和马德里古抄本中体现的有一整套逐渐形成的诗歌与神话。回顾维济洛波奇特利的事迹（他非凡的诞生，战胜南方四百勇士，掌握他们的命运，他和太阳、生命的赐予者相等同）^②。所有这些事件使预言得到应验，而且也预示其最终的实现有益于人民，因为墨西卡人的命运同他们神的命运有着内在的联系。

墨西卡人叙说他们在阿兹特兰——奇科莫兹托克以及在寻找希望之乡到处流浪的过程中是如何贫困到了极点。在阿兹特兰他们为别人的利益从事农耕，后来，则以采集与狩猎为生，只是偶尔中途停下来种地。墨西卡人跟随他们的引路人（祭司与首领）。他们形成小组，称之为卡尔普伊（calpulli）（calli：家 > calpulli：“大的家庭”意指“同属一家的人”或许指——尽管一点也无把握——有亲属关系的一些家庭）。按当地的一本编年史记载，最初有

克里斯托瓦尔·德尔卡斯蒂略：《关于墨西哥人历史总集的选段》（弗洛伦西亚 1908）。

见《佛罗伦萨古抄本》（以下称 F.C.），十二卷，（圣菲，新墨西哥，1950—1982）第三册，第一章

7 个墨西卡卡尔普伊。另一部编年史则称他们共计 1 万人。他们的传说声称维济洛波奇特利神在向他们作出许诺时，答应保护全体属于（卡尔普伊）“大家庭”的人，那些有血统关系的人：“你们的子女，孙辈，曾孙辈，你们的弟弟，你们的后代”^③。与某些学者的怀疑相反，传说始终认为不仅在远古，而且在当时（紧接西班牙人征服之后），卡尔普伊的成员同属一个祖先。口头传说和当地书籍大体上与众多的轶事相吻合，即墨西卡人的卡尔普伊在僧侣和武士的指引下克服了重重困难。偶然有些墨西卡卡尔普伊人违背维济洛波奇特利的命令，就遭灭顶之灾。听从神的劝告，他的诺言就总能兑现。

墨西卡人（按他们对自己过去的说法）似乎乐于把自己说成是当时不受器重的民族。他们已把自己与他人分开，作为具有与众不同命运的民族。此外，他们形容自己尊敬那些具有神圣来历且与托尔特卡大祭司克特萨尔科阿特尔有直接联系的政府和组织形式。与墨西卡人同时代或在此之前的其他部落也意识到，声称自己被赋予的权力同样来源于托尔特卡人。这种说法有其（宗教上和政治上的）重要性。于是，墨西哥中部，以及远至瓦哈卡，危地马拉和尤卡坦一些地区的各个民族都接受了来自东方君主（克特萨尔科阿特尔的一种衔头）的政府标记。无怪乎已在希望之乡安居的墨西卡人决心听从他们过去的引路人的劝告，把自己同克

费尔南多·阿尔瓦拉多·特索索莫克：《墨西卡约特编年史》（墨西哥，1972），第 22—27 页。

迭戈·奇马尔帕因·夸乌特莱瓦尼兹因《第二种关系》，摹真本载《Corpus Codicum Americanum Medii Aevi》欧内斯特·门金编著（哥本哈根，1949 年）Ⅲ，对开纸 28 宗。

卡斯蒂略：《片断》，第 66—67 页。

阿隆索·德索里塔：《简要的介绍》（墨西哥，1942），第 36 页。

除其他资料外，见《奇马尔波波卡古抄本》中《奥库蒂特兰编年史》中的实例（墨西哥，1975），对开纸 10—11；A·雷西诺斯译《玛雅圣书》（墨西哥，1955），218—219 页；A·雷西诺斯译《卡克奇克人的编年史》（墨西哥，1950）67—68 页；卡索著《米斯特卡人的王国与国王》I，81—82 页。

特萨尔科阿特尔以及托尔特卡贵族联系在一起。阿兹特克贵族的始祖是托尔特卡—库尔瓦坎人的后裔，而后者的祖先也是墨西哥人，阿卡马皮却特利君主。他和其他库尔瓦坎贵族同古代墨西哥僧侣和武士的女儿们婚配。曾经领导过墨西哥族的那些人的家族成员也被纳入经过挑选的部落。属于贵族的墨西哥父母给子女以忠告时，一再提醒他们记住自己的出身：他们是托尔特卡人而且最终也即克特萨尔科阿特尔本人的后代。

于是，墨西哥人的传说与书籍传播了这个“真实的形象”。当时，整个阿兹特克民族的生活在改变；许多民族向特诺奇蒂特兰的统治者和贵族进贡，维济洛波奇特利的预言完全应验了。在阿兹特兰—奇科莫兹托克，从“平民与农奴”的后代中产生出墨西哥人的统治者和贵族。这是我们从长者们的口头传叙、书籍、诗歌与演说中获悉的。

我们现在要把这个“真实的形象”同我们从现有的考古、种族—历史、语言与其他原始文件资料所能发现的有关墨西哥（阿兹特克人）独立自主的最后阶段的历史，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情况比较一下。

约在 1390 年 阿卡马皮却特利——托尔特卡世系的首任统治者兼“尊贵的贵族”统治家族的始祖去世。他和其直接继承者维济利卢伊特尔（1390—1415）和奇马尔波波卡（1415—1426），尚屈从于阿斯卡波察尔科酋长国的特克帕内克人。当时，该国称霸中部高原；特奥蒂瓦坎、托尔特卡与奇奇梅克出身的各个民族已融合为一。墨西哥人居住的特诺奇蒂特兰岛属特克帕内克人。因此事实上墨西哥人自 1325 年抵达该岛后，百余年来一直向阿斯卡波察尔科酋长国进贡并为之提供个人劳务。

1426 年奇马尔波波卡去世，可能为特克帕内克人所谋杀。过了一段时间，特克帕内克人同墨西哥人发生战争。后者得到被阿斯卡波察尔科征服的几个民族的协助。“真实的形象”在此强调一个极其重要的事件。当特克帕内克人正要宣战时，多数墨西哥人